

“棉花包”起火

李治中

夜。风起了，继而猛刮起来。一道道闪电，不时地划破夜空，瞬间将大地映得如同白昼。闪光处，她瞧见老伴正爬在窗上朝外望。

“干什么？”她威严地发问了。老伴“溜”一下溜到床上。蒙住被子，又装呼呼睡着了。

“嗒！”灯亮了。她爬起来，走上去揭开老头的被子：“你……你别给我装蒜！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嘿嘿！”老头只管陪着笑，“没……没啥。睡不着，看……看看天气。”

“你给我老老实实睡觉！”

“嘿嘿！”看老太婆那威势劲儿，就可以想见她是个什么“主儿”。别看长得瘦小，平时穿一身青皮褂儿，很不起眼，但她的厉害，却是远近闻名的。人们送她个外号，叫“小钢炮”。老汉呢，长得威风，五大三粗，腆着肚皮。论个头，比老伴高出半截，但在老婆跟前，却立即矮下半截来。因为他外强中干，怕老婆出了名，人称“棉花包”。有人

说，“小钢炮”的话，对“棉花包”来说，就是“最高指示”，从来没有违拗过。还有人发誓赌咒说他亲眼见过，小钢炮咳嗽一声，棉花包打了三个颤。

今夜是棉花包退休后的第一个晚上。他爬在窗台上，把窗户开个缝，到底看什么呢？这一点，确实令她有点纳闷。

灯熄了。这回，她决心不再睡觉，想看看这老头子到底要搞什么鬼。然而忙了一天，太累了，眼皮慢慢又发起沉来。

“呜！”一阵刺耳的风声。

“嘎吱！”窗前的槐树枝被折断了。这回，还没等她清醒过来，就听老汉身下的床板一响，见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，冲向旁边的大立柜。

她“嗒”一下拉亮灯，却见老汉正把手伸在立柜中。

她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子。

“你……你又干啥？”

老汉没吭声，一甩手，从立柜里摸出了一个手电筒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穿上鞋子，就要往门外冲！

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「开拓者」征文



小小小说专页

设计 孟寿

“你……你聋了？”他大吼一声，毫不畏惧地把身子一挺，那光景，象要打架！她看见他脸孔憋得通红，两眼喷着焦虑的火，“你……聋了？没听见工地上楼房的窗玻璃，被风吹得啪啪响？都快碎完了！我……我人退休了，可还没死……”

她愣住了。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象今天这样威武！也从来没有料到这“棉花包”里会窜出火苗来！

他关了五楼的窗户又转到四楼、三楼……奇怪，三楼的玻璃窗已关得严严实实了。他不懂了，站在窗前纳闷。蓦地，楼道里一个黑影，他刷地扭亮了电筒：啊，是她，他的老伴——小钢炮！

他知道自已醉了，头越来越沉，自行车象蛇一样在郊外的大路上扭动着。突然，他发现迎面来了一个骑车的人。他想躲，手脚却不听使唤。“咣”的一声，他栽倒在大路旁……

后来，他隐隐约约听见一个低低的急切的声音：“同志……同志……”哦，声音好熟……

那是夜风的摇曳，他清醒了，迷茫地向四面张望。

面前蹲着一个女人，象妈妈一样苍老的女人。包头的围巾已经脱落，月色中依稀可辨鬓边的白发……蓦地，他认出来了，正是他中学时代的班主任梁老师啊！

小钢炮心中一阵颤栗。方才哥儿们在一块喝酒时，他分明听说梁老师已得了癌症，怎么会在这里相遇呢？他惶然不知所措。

“没摔着吧？”梁老师关切地问。

他摇了摇头，半晌才喃喃地问：“您从哪来？”

梁老师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当老师的，永远对学生负有责任啊！噢，同志，你如果摔得不重，我就走了。回去还要备课呢。”

梁老师去远了。他痴痴呆呆地站在冰雪覆盖的大路上，原野的风吹乱了他的长发……倏地，他象小学生一样，向着梁老师那溶进月色中的身影，深深地鞠了一躬……

月朦胧

徐剑铭

“小钢子，下午五点开车到师大附中接一位老师。回来后，你也去参加文化补课。”

“谢谢调度大人的关怀！”小钢子嘴上笑着回答，心里却在骂：“让我补课？等着吧！”

四点半，他把汽车的钥匙朝衣兜里一塞，骑上自行车到城里找哥们儿“喝”去了……

下了天雪，夜里却升起了朦胧的月亮，风儿从无边无际的原野上吹来，好冷！

“轻机！”

啊，您……您是去给青工上文化补课的？”

“是啊！您怎么知道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手却下意识的伸进衣兜，狠狠地捏住那把冰冷的汽车钥匙：“这么冷的天，您何苦……”

“厂里来请嘛。再说，我也有几个学生在那个厂工作。唉，在学校没教好他们，现在也该给他们补课啊！”

“在学校没学好，也不怪您，那是他们……”他心里很乱，想骂人，或者说，想骂自己。

梁老师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当老师的，永远对学生负有责任啊！噢，同志，你如果摔得不重，我就走了。回去还要备课呢。”

梁老师去远了。他痴痴呆呆地站在冰雪覆盖的大路上，原野的风吹乱了他的长发……倏地，他象小学生一样，向着梁老师那溶进月色中的身影，深深地鞠了一躬……

“你……你又干啥？”

老汉没吭声，一甩手，从立柜里摸出了一个手电筒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穿上鞋子，就要往门外冲！

“你……你又干啥？”

老汉没吭声，一甩手，从立柜里摸出了一个手电筒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穿上鞋子，就要往门外冲！

“你……你又干啥？”

老汉没吭声，一甩手，从立柜里摸出了一个手电筒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穿上鞋子，就要往门外冲！

“你……你又干啥？”



宝鸡之晨

(套色木刻)

赵炜

老子头打破回回二两的惯例，向我要过四两白干，“哎——儿，哎——儿”，两口，呷了足有大半。

我诧异地打量着他，心想：八成是在家里赌了气。于是，搭讪着问：“大伯，有不顺心的事吗？”

“没！”他瞅着我憋出一个字来。接着“哎——儿”一声，递过了空荡荡的酒杯：“再续二两！”

“大伯，改日再过瘾吧。”我见他喝得够猛，笑着劝道。

“咋？怕我赔帐咋的？”他瞪起了微红的双眼。

我只好打开酒坛。唉，这老爷子，平日是个少言寡语的“闷葫芦”，今儿个说不定要用酒浇出一肚子话来哩。

果然不出所料。又是“哎——儿”一声，葫芦塞儿打开了：“小李啊，你听说过没，人家编、编造我是个难侍候的老爷子？”

“没，没听说过。”我矢口否认。其实，他儿媳在小铺前编造他的话，早在我耳朵里磨起了茧子。不过，那是人家的家务事，他儿子又是厂里的副厂长，不好照直说咯。

真、真的？我就不信！谁不知

道，这小铺是她的宣传站！”老头儿也斜着眼，冲着那红脸涨地嚷起来，“哼！她编造我，就不兴我回敬她！咋的话？说我嫌点心疼牙，哼！羞先人哩，也没闻那没掏钱的货，是个啥味气！表面上人面兽心的，背地里……，唔，再、再来二两！”

“这……”见老头子已经酩酊，我有些不知所措了。

幸亏一群工人下班走进了小铺。一位年近六旬的老铸工，上前来打圆场：“我说于师，少喝点吧！儿子是个领导，你胡说啥的，啥影响嘛！”

“影、影响？今儿个报上有一段，那才叫有影响哩！看见咧没？今春的任务提前完，哈！把去年的产值都拉上咧！我虽说退了休，啥不知道？哼！用陈年饭给脸上贴金哩！……”

“走吧于师，少说醉话！”那位老铸工拽住了老于头的右臂膀。

“我，我没醉！”老于头甩开他，踉踉跄跄地向铺外走去，嘴里依旧在嚷：“哼！我难侍候，不知谁、谁难侍候！又受贿，又吹牛。呸！我回乡里住、住去。”

小铺前，引起一阵哄笑。望着老于头的背影，我不禁想起“酒后失真言”这句话来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劳累了一个星期的人都要睡懒觉，早饭也不想做，吃点现成的就得。

这样，鼓楼饮食店的油饼摊前就排起了长蛇阵。

这长蛇阵简直就象本地居民的检阅队伍。捧着钢精锅，里面重重叠叠放着钢锅儿的，是目不识丁的王奶奶；那拎着尼龙丝网兜，闪着对大眼睛的是小英子；那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嘴里哼着抒情曲调的是中学生马林；那耷拉着眼皮、羞于旁顾的是刚从少数所出来的张成；那戴着眼镜，面目清瘦的中年人便是鼓楼中学的王老师。

不管年龄差异，也不论职业各别，油饼前面人人平等。此刻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，随着队伍缓缓地、一顿一前地移行。

“庄子，来两斤！”一声吆喝，横刺里就“杀”出了一个小伙子。他横冲直撞地向卖油饼的庄子奔去。骆驼闯进了羊群，队伍立刻乱了。

王奶奶的钢锅儿洒落了一地，小英子的脚不知让谁踩了，疼得她嗷嗷地哭了起来。后面的人群中传来了不满的指责声：“谁夹塞儿了，真不象话！”

“‘文明礼貌月’中还这样，把他拉出去！”王老师踮起脚一看，这小子就是全校闻名的“刺儿头”林杰。

林杰是个经过风浪的人，那里在乎这帮人的

我每天早晨上班，总能见到她，但我们从没有说过话。她长得一般，既不好看也不难看。衣着也简朴，只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略有改变。

过了“五一”，我发现她有些变了，衣服换得勤了，而且大多是新添制的，色彩较为鲜亮，脸上闪着幸福与满足的神情，连走路也显得轻快多了。

夏天，她逐渐笨拙起来，步履也艰难了，我才意识到，她怀孕了。

一天，有个高个子男人来送她上班，两人挨得挺紧，亲热地说着什么。是丈夫吧？小两口感情还挺不错呢。我真为她高兴。

一连几个月，我没见到她。

这天早晨，那个身影又出现了。一转眼她居然做了妈妈，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孩

子，眉宇间有着母亲的温柔与自豪。

天很冷，雨中夹着雪，不停地地下着。她没带雨具，吃力地抱着孩子走在泥泞的土路上。孩子头上蒙着的小毛巾也被雨淋湿了。我紧走几步，用伞替她们遮住雨。她回过头来，笑着说：“谢谢你，也快到了。”

“孩子爸爸怎么没来送？”她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。到了厂门口，她转身谢了我，脸上有些惨然。我刚要走，她才喃喃地说：“这孩子……是，是个女孩。”

油饼摊前

黎民

眼，马林咳嗽了一声。“喂，同志们，是这样的！”愤怒的人群无计可施。一阵惊雷响过，大地又恢复了平静。柱子想不到朋友有如此绝招，连连招呼说：“二林，等一等，这就给你拿去。”

王老目目睹这一切可真气坏了：“这小子欺人太甚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他恨不得赶上去把林杰拖出来。

然而，当他的目光与林杰相遇时，他退缩了。这小子平时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竟连眼光都是“邪”的。王老师看看自己精瘦的身子，麻杆似的腿，凭这缚鸡之力，那里是他的对手，“算了，明天到校向党支部反映吧。”有了这样的遁词，王老师也就心安理得了。

林杰正要接油饼，忽然，一只手挡住了他。一看是张成，林杰到若无其事了。“哥儿们，我是排了队的，不信你去问王老师！”

“你说，王老师，他是排队的吗？”

这一下可了王老师一军。他懵了，一时竟答不上来。王奶奶盯着他。小英子急了：“王老师，你不是看着他夹塞儿的吗？”

“林杰同学，你这样做很不对，还是请你到后面去排队吧！”说完，王老师发觉自己的后背竟汗淋淋的。

上班路上

这天早晨，那个身影又出现了。一转眼她居然做了妈妈，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孩

子，眉宇间有着母亲的温柔与自豪。

天很冷，雨中夹着雪，不停地地下着。她没带雨具，吃力地抱着孩子走在泥泞的土路上。孩子头上蒙着的小毛巾也被雨淋湿了。我紧走几步，用伞替她们遮住雨。她回过头来，笑着说：“谢谢你，也快到了。”

“孩子爸爸怎么没来送？”她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。到了厂门口，她转身谢了我，脸上有些惨然。我刚要走，她才喃喃地说：“这孩子……是，是个女孩。”

上班路上

这天早晨，那个身影又出现了。一转眼她居然做了妈妈，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孩

子，眉宇间有着母亲的温柔与自豪。

天很冷，雨中夹着雪，不停地地下着。她没带雨具，吃力地抱着孩子走在泥泞的土路上。孩子头上蒙着的小毛巾也被雨淋湿了。我紧走几步，用伞替她们遮住雨。她回过头来，笑着说：“谢谢你，也快到了。”



情 修 黄继贤摄